



泰北拜年

口 余 雷

被公派到泰国北部山区回鹏村中华中学支教的第一天,我意外地发现,这里居住的华裔大部分是云南人,村民们主要使用云南方言交流,不需要懂泰语和英语。更令人惊喜的是,这里的生活习惯、饮食习惯和国内完全一样,马上就可以适应。来之前最担心的问题居然全都不是问题。

在村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最大的感受是,这些生活在泰国的华裔虽然旅居国外多年,但保留了很多中国的传统习俗和生活习惯。因为很少受到外来语音的影响,云南民族大学的方言研究者曾到这里做过云南地方方言的语音研究。

村民们对每个中国节日都过得正式而热闹。清明全家要祭祖上坟;端午节要包粽子,喝雄黄酒;中秋节要拜月,吃月饼;春节当然是最隆重的一个节日。

进入腊月,人们就开始准备过春节了。班里的很多学生周末都要帮助家长干活,他们央求我不要布置作业。于是我便把课外作业全部安排在课内完成,让他们有时间回去帮忙。

泰北的民居都是独立的庭院,为了迎接春节,人们打扫庭院,修整房屋,清洗被褥窗帘,把地板擦得能照见人影,有的人家甚至会粉刷外墙。修整一新的院子里盛开着鲜红的三角梅,门上挂着红灯笼,门框上都贴了红彤彤的春联和福字。这些春联和福字大部分是中文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写的,每年春节前,学校都会专门用一天时间帮村民们写春联。

主妇们忙着泡米春粳粿,做腊肉,盘算着购买什么年货,给大人孩子添置什么新衣服。她们每天都在往家里搬东西,似乎要把一年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全都买回来。路上常常遇到骑摩托车的村民,身后的货架上绑了很多东西,一定是采购年货回来的。

村里来了很多流动商贩,他们在空地上摆摊,有的卖新衣服,有的卖爆竹烟花,有的卖水果,有的卖气球玩具,有的卖零食小吃,有的卖家具,有的卖汽车摩托车……每天都有很多村民围在他们的摊位前讨价还价。如果不是使用泰铢,买卖双方就会很忙碌,因为她不仅要准备自己的饭菜,还要去其他人家帮忙。好在村民们住得比较集中,不用走太远。

我向学校食堂的厨娘打听他们过年的饭菜,厨娘说,每家的年夜饭菜单大致都是一样的。一定要有鱼,有鱼才一年富有余;要有鸡,有鸡才吉祥如意;要有四喜丸子,才有福禄寿喜;还要做豆腐粉丝,保佑大家幸福长寿。除了鸡鸭鱼肉,海鲜也是饭桌上主要的菜肴。但海鲜的做法比较简单,或清蒸或红烧,没有特殊的要求。家庭条件不好的人家就多做一些素菜。

准备这一切之后,除夕之夜终于到来了。整个村子张灯结彩,到处都能听到鞭炮声、欢笑声和中文的拜年歌。当地的老师告诉我,吃饭前全家人要在屋里的祖宗牌位前敬香,献上水果和菜肴,又在门口点燃一挂长长的鞭炮后才开始吃饭。大人们相互敬酒,彼此祝福,谈论着一年中有趣的或是难忘的经历。男孩们对饭桌上精心烹制的饭菜并不感兴趣,他们记住的是零点以后的拜年。这个地区有一个习俗,除夕之夜只有小男孩能去别人家拜年,拜年后他们能得到装有零钱的红包。小男孩们匆匆吃完饭后,就在女孩们羡慕的眼神中跑出去了。

吃过晚饭,很多人家会把房门、窗户,家里的橱柜、水缸等都贴上写着“封门大吉”的封条。据说这样做的话家里一年的财气就被封住,不会泄露。零点一过,在外面玩耍的小男孩就开始拜年了。他们站在别人家的门口大声地唱拜年歌,说吉利话,这户人家听到歌声和吉利话就撕掉门上的封条打开门,接受小男孩的祝福,再给小男孩一个装着10泰铢或20泰铢的红包。大家相信,小男孩对着大门说了吉利话,唱了拜年歌就是给这户人家开了财门,新的一年一定会财源广进,福寿安康。

小男孩们常常结伴一起走,因为几个人一起唱比一个人唱声音大。他们通常会唱这一首歌:“每条大街小巷,每个人的嘴里,见面第一句话,就是恭喜恭喜你。恭喜恭喜你呀,恭喜恭喜你呀。冬天已到尽头,真是好的消息,温暖的春风,就要吹醒大地。恭喜恭喜你呀,恭喜恭喜你呀。”因为没能留在村里过年,拜年的情景都是过完年后班里的孩子跟我描述的。从他们眉飞色舞的讲述中,我好像看到几个小男孩站在别人家的大门口,一边拱手作揖,一边高声唱歌。那跑调的歌声让微凉的冬夜有了浓浓的暖意。

班里有几个孩子聪明机灵,他们会根据主人家的情况自己编儿歌,让这家人在红包里多放一点钱。他们在有儿子在外面打工的人家门口喊:“财门财门大大开,金银财宝滚进来。只有滚进不滚出,你家儿子空手出门抱财归!”如果家里有病人,他们就会说一些健康长寿之类的吉利话。

村里有的人家并不富裕,也不相信封



泰北的新年集市

财气和开财门。他们认为给拜年的小孩钱还不如在饭桌上加一个菜,因此有小孩来门口唱歌的时候就不开门。有的孩子见没人开门就继续去下一家,有的孩子觉得自己唱了歌没有得到红包就不高兴,他们会恶作剧地说一些让主人家生气的活。当然,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,住在一个村里的人们相互都熟悉,家长对孩子的管教大多很严格,不会允许他们这样胡闹。班里的孩子都笑着说,他们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做过。

男孩们的拜年活动会一直持续到天亮,太阳出来后就不许再到别人家拜年了。跑了一夜的小男孩们并不能休息,他们得穿上新衣服,和家人一起到山上去给去世的亲人上坟、祭祖。

大年初一的清晨,家家户户就提着食篮上山了。他们来到家人的坟墓前,打扫、焚香,摆上鲜花,再献上煮好的整只鸡和水果,对去世的亲人说说自己的愿望,期望得到保佑。泰北的冬天很少有阴雨的天气,祭拜结束,大家就坐在冬日的暖阳里吃着带去的食物,悠闲地说着家常,大半天时间过去后才下山回家。

泰国中小学生的寒暑假是每年的4月和10月,平时泰国的法定节日都放假。泰北地区的华裔孩子白天在泰文学校上学,下午放学后就到中文学校去学习,直到晚上8点左右才放学。这些中文学校大多是村民自建的,办学经费靠收取学生的学费和其他慈善赞助。春节期间,泰文学校不放假,但孩子们大年初一可以请假。中文学校则与国内一样,一连放假7天。

中文学校虽然放假了,但初二开始学校会组织拜年活动。老师把孩子们分成几队,挨家挨户去村民家拜年。虽然男生和女生都去拜年,但说吉利话的只能是男生。

听学校的同事说,有的学校会组织耍狮队和舞龙队,敲锣打鼓地走进村子。他们在村民的院子里舞狮耍龙,为村民的房子贴上写着“金玉满堂”、“花开富贵”、“财

源广进”的彩纸,再由男孩们齐声唱歌或者背诵吉利话。

没有舞狮队的学校干脆把学生带到村民的院子里,排队站好就开始唱一首歌或者说一段吉利话。唱得最多的是这一首,“正月初一一天,家家户户过新年,大街小巷挂彩灯,炮竹响连天。起得隆冬哈东哈,嗨炮竹响连天。换上新鞋穿新衣,从头到脚打扮好,上街去拜年……”

学生们唱完歌,说完吉利话后。主人家通常会拿出准备好的糖果和水果给孩子们吃,还会封好一个“助学红包”交给他们。红包里钱大多是几百泰铢,学生们会统一交给学校,作为学校的办学经费。有的学校在较大的村落,每年组织学生拜年都能收到几十万泰铢的“助学红包”。这算是学校很大的一笔收入,所以学校每年都很重视拜年。

过年最高兴的通常是孩子们。尽管

泰文学校不放假,但一贯宽松的学习环境并没有影响他们过年的心情。大家把家里的食物带到学校去和同学分享,放学后一起放鞭炮和烟花。因为晚上不用到中文学校去上课,他们便呼朋引伴地骑着摩托车到较大的夜市去,用自己的压岁钱买零食、玩具,玩游戏。

春节夜市也是泰北山区的一大特点。和中国乡村的春节集市一样,很多商贩聚集到华人居住的村落,在空地上搭起帐篷经营。与春节前的集市不同的是,除了卖糖果小吃、服装、玩具的摊位,多了很多娱乐项目。有人搭了花花绿绿的背景做摄影棚替人拍照;有人搭了一个简易的支架,上面挂两个粗糙的座椅,通电之后就是旋转秋千;有人围了一块空地,放了几辆碰碰车,生意也很火爆;有人抬来几个木盆,盆里放满了彩色的小锦鲤。捞鱼的是纸做的网兜,20泰铢4个网,捞到的小鱼能够带走。这个游戏的难度很大,纸做的网兜在水里时间太长会破,即使在水里没破,网住鱼以后,鱼的重量也会把纸片压破。很多孩子围在木盆前努力抓鱼,但很少有人能成功。

即使不玩这些游戏,也有很多的热闹可以看。空地的一角有人带着一条金色和一条白色的蟒蛇在表演。蟒蛇很听话地在这个人的身上游走,还会和耍蛇人亲热。大家扔钱以后,蟒蛇就乖乖地回到箱子里去睡觉。也有耍猴人用毯子搭一个小舞台,让猴子穿上彩色的衣服,拿着各种道具表演。耍猴人的敲锣声在喧闹的夜市里异常响亮,吸引了很多孩子。

春节的夜市持续到元宵宵。在孩子们的盛情邀请下,我也和她们去逛了一次。大家吃着冰淇淋走在灯火通明的夜市上,嘻嘻哈哈地闲聊着。他们说,哪怕没有热闹可以看,没有游戏可以玩,和伙伴们一起吃着零食,在微冷的风里闲逛,也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啊。

看着他们的笑脸,我也很快活。

儿时在广州番禺,我刚懂事不久,大约五六岁时,父亲就教我:“早上见到伯伯叔叔阿姨,都要叫一声‘早晨!’(即‘早上好!’)这是礼貌。”年三十晚上,父亲又说,年初一见了大人,要说:“恭喜发财!”

我记住了。那年初一早晨一出门,碰到一位邻居伯伯,我脱口而出:“早晨!恭喜发财!”那伯伯很高兴,掏出一个红包塞到我手里。我马上回家,把红包交给父亲,说是邻居伯伯给的。父亲说,人家给的是“利市”,要说“多谢!”

此后两三天,我一连接了十多个“利市”,“利市”里有钱。一句“恭喜发财”,换来一个“利市”,这钱赚得容易,我心里很高兴。小小年纪就开始爱钱,那几天,我的嘴特别甜,几乎逢人便叫“恭喜发财”。凡能挣钱的大人,都乐于讨彩。他们口袋里装着一把票额很小的“利市”,专门应付小孩子。这也是当地的风俗,小孩子从小就学会了随俗。

“利市”是广州人的独特叫法,又称“利市”或“利是”,取其有利于办事,有利于生意,大吉大利、好运频频等意义。其实,这几个叫法古代就有,“利市”一词见于《易经》,带有本少利多的意思。生意人爱用“利市”的说法,就是希望得个好运。不知为什么,只有广州人保留了这个说法,并把它等同于“红包”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没有采用此意,只说它是“赏钱”,或“好兆头”。

1948年年底,父亲带着我和姐姐(母亲早几年已去世),从番禺回到原籍梅州大埔县。到家不久便是春节。我发现,家乡不兴发“利市”,村里人无论亲疏,没有人发“利市”的,连“红包”的说法都没有。不仅村里,镇上也不兴。我在家乡10年,直到1959年离开家,仍未见有改变。其后我在上海读书6年,也未见未闻红包之俗。

来北京之后多年,过春节最关注的,是副食品的票证发了多少。单位里、朋友间都无人包红包。到同事家吃饭,也不带红包给同事家小孩。那年春节,老同事老郭、老张夫妇请我和小舅到他家吃饭,我们什么都没带,吃完饭拍拍屁股就走,现在想来很不礼貌。

倒是我有两位中学同学,也是夫妇俩,那年春节请我们在京同学吃饭,我们按家乡习俗,买了两三斤肉前往——肉票是硬的。他们家有小孩,我们毫无表示。家乡老习俗,从不给小孩单送什么。现在看,这更是不讲礼数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我有两位在京工作的同乡同学,春节见面时聊及回家乡的事。他们都说,现在了不得了,春节回一趟家,光红包就花了1000多。他们都已第二次回家,第二次比第一次花钱多。我说我离家乡已30多年,还没回去过一次春节。他们说,“你得趁早回去,越晚越回不起。现在家乡富了,红包太小,人家说你抠搜,大了你给不起!”我只是笑笑,不过让我惊讶和感慨的是,乡情变化竟如此之大。

我想起2000年,我堂嫂从美国回来,她让村里妇女都来家,每人发一个红包,每个200元,共发了5000多元。她是从家乡到越南,后移民美国的。不知她是随了何国之俗。看来发红包,在华人世界里具有普遍性。

发红包,一般是老人给小孩子发。而在我自己家,以前无此习惯。儿女小时,春节也不给红包,到了上中学时,才给一点压岁钱,为的是供他们平时的零花,也没有特意用红纸包,更没有特意去买精致的红包。现在,孩子已经工作,自己能挣钱,从好几年前起,就开始给我们送红包。每年年三十夜,总让我们坐在沙发上,先给我们行鞠躬礼,再说几句感谢的话,然后恭恭敬敬地给我们各送一个红包。他们以此表示孝心,也算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,此举让我们深感欣慰。

红包的含义从来都很正面,它总是代表喜庆、好运、吉祥,也代表一种美好的祝愿。送者和接受者,都有一种吉利感。后来,它在有的人那里变了味,成了进行贿赂之物。这不正常的演变,一直遭到国人的唾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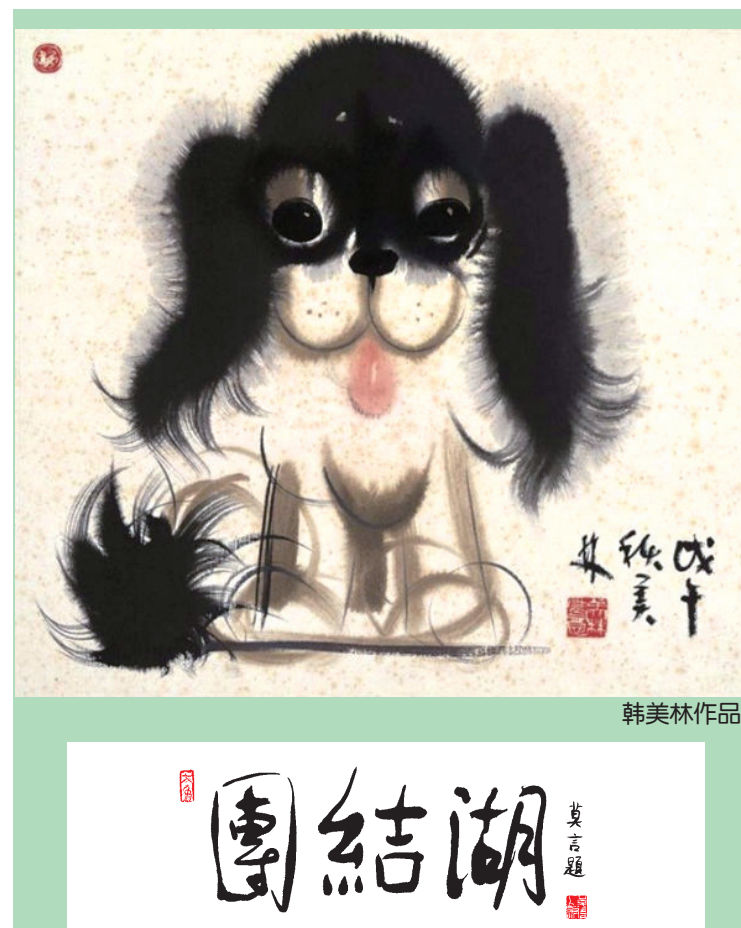
近几年来,红包的含义更多的是顺势的延伸和发展。特别是互联网红包,先是为了娱乐,同一群里的朋友,发过来抢过去,求的是开心;后是为了营销,让一些品牌增加了曝光机会,促进了商家营销效益。现在,手机抢红包,又变成了大众化风潮,全民参与,商家热衷。“利市”的本来意义只是一种愿望,现在却成为一种实际行为。

如今,无论是消费、金融,还是政府的生活服务,都已经在走向互联网,在春节期间,通过红包来对用户“示好”,这是潮流所致,也是生活的必然。抢红包已经成为国人过年的重要活动,也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“年俗”。我已是年及80岁的老人,赶上这风潮已感吃力,时有望潮兴叹的感慨。

世事悠悠,变化万千。“利市”的内涵,还将会怎样的演变,难以预测,更难以想象。

「利市」

口 郑荣来



韩美林作品

过年下

口 康学森

鲁西一带的乡下,过春节不叫春节,叫“过年下”。春节这个词太洋了,庄稼人不喜欢,不喜欢的词还有很多,比如对一件事表示喜欢,乡下人会说“愿意”,你如果说“爱”,那就不合时宜。我大爷有时候说话总好来一句“我最爱吃某某东西”,婶子们就扭脸窃窃私语,“大哥咋说这话啊,啥爱爱的,难听死了”。而给这个“大年下”赋予最多含义的是本家五叔。五叔性子急,没什么文化,所有自己愿做的事都归于大年下,比如喝酒大了,理由当然是年下了,酒喝多点没事。吃肉也是年下了嘛,“吃吃吃,不能放筷”。上他家做客,

凉了”。小的时候和奶奶家住前院,父亲弟兄五个每家过年下饺子,都盛出第一碗送到奶奶家。五叔住村西,奶奶家住村东,每年初一一天不亮,五叔就横穿一条大街端着饺子给奶奶送来。而几乎每次都见爷爷奶奶家的窗子暗着,因为老人不会起得太早,他就在院子里急得大喊。邻居们听到五叔的喊声,都嘀咕着,“抓紧该起了,人家老五又喊他爹的们了,再不起,人家就笑话咱”。这种年年都在发生。初一早晨,我的兴奋在于能品尝不同品质的水饺。带到爷爷奶奶家的一共有六家的水饺,从它们的品相就可以看出

是谁家的。五叔家的个粗狂,内有肥肥的肉丁;大娘家的细致,像她的为人,含蓄不露声色;而母亲包的饺子最好看,大小均匀,排列整齐划一,像一队卫兵。

年下的鞭炮更是让人难以忘怀。20世纪70年代末期,小孩子根本没钱买鞭炮,往往一挂鞭炮20多个,不舍得一连串放完,就拆开放兜里,学着大人的样,不时掏出一个点燃,然后迅速抛向天空,一声炸响,然后得意洋洋。因父亲在城里上班,我的鞭炮便多些,甚至还有较长的50响一挂的。但村里伙伴自有他们的乐趣,他们买一种叫噙噙

筋的小东西,这是一种用草纸卷得很细的小纸绳,里面放入不多火药,点燃起来,粒粒火星四溅,燃放时间较长,成本不高。还有一些大人会做大吡花,用泥巴塑成酒瓶状,底部留个洞,放入火药,顶端植入火捻,封好晾干,到正月十五晚上街上人多时,点燃能吸引很多人观看。

过年的故事越来越远了,现在的春节常常是没故事的,除了吃吃喝喝就是外出旅游。人们衣着光鲜,这种变化的生活总感觉不是自己喜欢的。那么是喜欢贫穷吗?当然不是,喜欢的是那种总不时悄悄涌入脑海的往日的过年感觉。